

# 梁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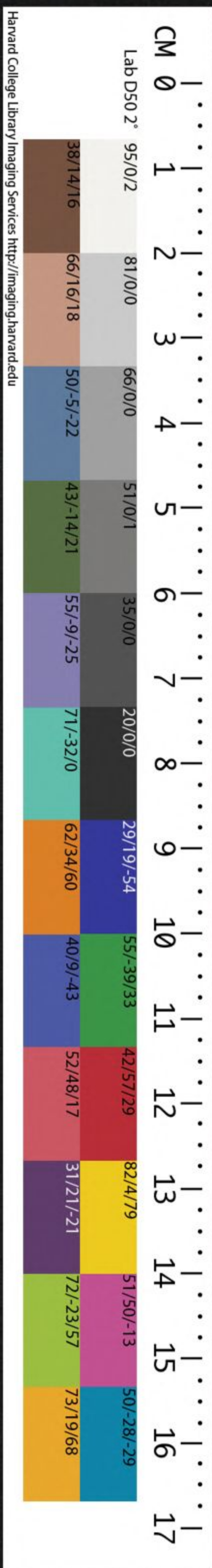
## 卷三十八之四十四



18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梁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一

唐書館珍藏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勳未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校刊

朱异

賀琛

朱异字彥和吳郡錢唐人也父巽以義烈知名官至齊  
江夏王參軍吳平令异年數歲外祖顧歡撫之謂异祖  
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年十餘歲好羣聚蒲

博頗爲鄉黨所患既長乃折節從師遍治五經尤明禮  
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筭皆其所長年二十詣  
都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異曰卿年少何乃不廉異  
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墓書卿一時將  
去可謂不廉也其年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廷尉敕  
付尚書議詳從之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異適二  
十一特敕擢爲揚州議曹從事史尋有詔求異能之士  
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異曰竊見錢唐朱異年時尚少  
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弘  
深神表峯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

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值采便發觀其信  
行非惟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用高祖  
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異實異後  
見明山賓謂曰卿所舉殊得其人仍召異直西省俄兼  
太學博士其年高祖自講孝經使異執讀遷尚書儀曹  
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鴻臚卿太子右衛率尋加  
員外常侍普通五年大舉北伐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  
使請舉地內屬詔有司議其虛實異曰自王師北討剋  
獲相繼徐州地轉削弱咸願歸罪法僧懼禍之至  
其降必非僞也高祖仍遣異報法僧并敕衆軍應接受

異節度既至法僧遵承朝旨如異策焉中大通元年遷散騎常侍自周捨卒後異代掌機謀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敕書竝兼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詢詳斷填委於前異屬辭落紙覽事下議從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大同四年遷右衛將軍六年異啓於儀賢堂奉述高祖老子義敕許之及就講朝士及道俗聽者千餘人爲一時之盛時城西又開士林館以延學士異與左丞賀琛遞日述高祖禮記中庸義皇太子又召異於玄圃講易八年改加侍中太清元年遷左衛將軍領步兵二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高祖夢中原

平舉朝稱慶旦以語異且對曰此宇內方一之徵及侯景歸降敕召羣臣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爲不可高祖欲納之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閣自言我國家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無所及異探高祖微旨應聲答曰聖明御宇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爲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大半輸誠送款遠歸聖朝豈非天誘其衷人獎其計原心審事殊有可嘉今若不容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高祖深納異言又感前夢遂納之及貞陽敗沒自魏遣使還述魏相高澄欲更申和睦敕有司定議異又以和爲允

高祖果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使  
北通好是時候景鎮壽春累啓絕和及請追使又致書  
與昇辭意甚切昇但述敕旨以報之八月景遂舉兵反  
以討昇爲名募兵得三千人及景至仍以其衆守大司  
馬門初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  
竝累有啓聞昇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者鄱  
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竝抑而不奏故朝廷不爲之  
備及寇至城內文武咸尤之皇太子又製圍城賦其末  
章云彼高冠及厚履竝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  
王殿之金扉陳謀謨之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

多壘萬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爲誰蓋  
以指昇昇因慙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詔曰故中領軍  
昇器宇弘通才力優瞻諮謀帷幄多歷年所方贊朝經  
永申寄任奄先物化惻悼兼懷可贈侍中尚書右僕射  
給秘器一具凶事所須隨由資辦舊尚書官不以爲贈  
及昇卒高祖惜之方議贈事左右有善昇者乃啓曰昇  
忝歷雖多然平生所懷願得執法高祖因其宿志特有  
此贈焉昇居權要三十餘年善窺人主意曲能阿諛以  
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  
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竝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

并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四方所饋財貨充積性恇嗇未嘗有散施厨下珍羞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篇亂中多亡逸長子肅官至國子博士次子閏司徒掾竝遇亂卒

賀琛字國寶會稽山陰人也伯父瑒步兵校尉爲世碩儒琛幼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自給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至是又依琛焉曾通中刺史臨川王辟爲祭酒從事史琛始出

都高祖聞其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世業仍補王國侍郎俄兼太學博士稍遷中衛參軍事尚書通事舍人參禮儀事累遷通直正員郎舍人如故又征西鄱陽王中錄事兼尚書左丞滿歲爲真詔琛撰新諡法至今施用時皇太子議大功之末可  
以冠子嫁女琛駁之曰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稱大功小功竝以冠子嫁子爲文非關惟得爲子已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旣得自嫁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

每明冠子嫁子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既明小功自娶  
卽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  
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爲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  
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  
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已冠  
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爲子冠嫁竊謂有  
服不行嘉禮本爲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得  
行冠嫁猶應須父得爲其嫁冠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  
冠子嫁子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  
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通今

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又令旨推下殤  
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爲子冠嫁伏尋此  
旨若謂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亦不可  
自冠自娶是爲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  
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惟稱下殤今不言降服的舉  
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於本  
姊妹降爲大功若是大夫服士又以尊降則成小功其  
於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  
傳重竝欲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服則隆昔實  
朞親雖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嫁若夫朞降大功

大功降爲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末嫁冠故無有異惟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幼稚之故天喪情深旣無受厚佗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年稚服輕頓成殺畧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惟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可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上語小功則不得兼於大功若實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亦不嫁冠者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遂從琛議遷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坐無貂貂自琛始也頃之

遷御史中丞參禮儀事如先琛家產旣豐買主第爲宅爲有司所奏坐免官俄復爲尚書左丞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未拜改爲通直散騎常侍領尚書左丞竝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見高祖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爲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呼之遷散騎常侍參禮儀如故是時高祖任職者皆緣飾姦諂深害時政琛遂啓陳事條封奏曰臣荷拔擢之恩曾不能効一職居獻納之任又不能薦一言竊聞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明君不畜無益之臣臣所以當食廢殮中宵而歎息也輒言時事列



之於後非謂謀猷寧云啓沃獨緘曾臆不語妻子辭無粉飾削橐則焚脫得聽覽試加省鑒如不允合亮其慙愚其一事曰今北邊稽服戈甲解息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雖是處彫流而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裒削更相呼擾莫得治其政術惟以應赴徵歛爲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於大姓或聚於屯封蓋不獲已而竄亡非樂之也國家於關外賦稅蓋微乃至年常租課動致逋積而民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夫犬不夜吠故民得安居今大邦大縣舟舸衝

命者非惟十數復窮幽之鄉極遠之邑亦皆必至每有一使屬所搔擾况復煩擾積理深爲民害驚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爲貪殘縱有廉平郡猶掣肘故邑宰懷印類無考績細民棄業流冗者多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終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事曰聖主恤隱之心納隍之念聞之遐邇至於翺飛蠕動猶且度脫況在兆庶而州郡無恤民之志故天下顛顛惟注仰於一人誠所謂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苟須應痛逗藥豈可不治之哉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

俗侈靡使之然也。淫奢之弊，其事多端。粗舉二條，言其尤者。夫食方丈於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山岳，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儷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錫良待，和戎今言妓之夫，無有等秩。雖復庶賤微人，皆盛姬姜，務在貪污爭飾，羅綺故爲吏牧民者，競爲剝削。雖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便已消散。蓋由宴醕所費，旣破數家之產，歌謠之具，必俟千金之資。所費事等丘山，爲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今所費之多，如復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

餘淫侈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誠宜嚴爲禁制，道之以節儉，貶黜雕飾，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及羣，故勉彊而爲之。苟力所不至，還受其弊矣。今若釐其風而正其失，易於反掌。夫論至治者，必以淳素爲先，正彫流之弊，莫有過儉朴者也。其三事曰：聖躬荷負蒼生，以爲任弘濟四海，以爲心不憚胼胝之勞，不辭癯瘦之苦，豈止日仄忘饑，夜分廢寢，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上息責下之嫌，下無逼上之咎。斯實道邁百王，事超千載。但斗筭之人，藻稅之子，旣

得伏奏帷扈便欲詭競求進不說國之大體不知當一  
官處一職貴使理其紊亂匡其不及心在明恕事乃平  
章但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運挈餅之智微分外之求  
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  
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曠官廢職長弊增姦寔由於此  
今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愚之心則下安上謐無  
徼倖之患矣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  
事而猶日不暇給者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  
其費事省則養民費息則財聚止五年之中尚於無事  
必能使國豐民阜若積以歲月斯乃范蠡滅吳之行管

仲霸齊之由今應內省職掌各檢其所部凡京師治署  
邸肆應所爲或十條宜省其五或三條宜除其一及國  
容戎備在昔應多在今宜少雖於後應多卽事未須皆  
悉減省應四方屯傳邸治或舊有或無益或妨民有所  
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凡厥興造凡厥費財有非急  
者有役民者又凡厥討召凡厥徵求雖關國計權其事  
宜皆息費休民不息費則無以聚財不休民則無以聚  
力故蓄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民者所以大役之  
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  
民則終年不止矣擾其民而欲求生聚殷阜不可得矣

耗其財而務賦歛繁興則姦詐盜竊彌生是弊不息而其民不可使也則難可以語富彊而圖遠大矣自晉通以來二十餘年刑役荐起民力彫流今魏氏和親疆場無警若不及於此時大息四民使之生聚減省國費令府庫蓄積一旦異境有虞關河可掃則國弊民疲安能振其遠畧事至方圖知不及矣言奏高祖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責琛曰審審有聞殊稱所期但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見聞聽覽所陳之事與卿不異常欲承用無替懷抱每苦倥偬更增惛惑卿珥貂紆組博問洽聞不宜同於鬬茸止取名字宜之行路言我能上

事明言得失恨朝廷之不能用或誦離騷蕩蕩其無人遂不御乎千里或誦老子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如是獻替莫不能言正旦獸鑰皆其人也卿可分別言事啓乃心沃朕心卿云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民失安居牧守之過朕無則哲之知觸向多弊四聰不開四明不達內省責躬無處逃咎堯爲聖主四凶在朝況乎朕也能無惡人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盡善不容皆惡卿可分明顯出某刺史橫暴某太守貪殘某官長凶虐尚書蘭臺主書舍人某人姦猾某人取與明言其事得以黜陟向令舜但聽公車上書四凶終自不知

堯亦永爲闇主卿又云東境戶口空虛良由使命繁多  
但未知此是何使卿云驚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  
黠長吏又因之而爲貪殘竝何姓名廉平掣肘復是何  
人朝廷思賢有如饑渴廉平掣肘實爲異事宜速條聞  
當更擢用凡所遣使多由民訟或復軍糧諸所颺急蓋  
不獲已而遣之若不遣使天下枉直云何綜理事實云  
何濟辦惡人日滋善人日蔽欲求安臥其可得乎不遣  
使而得事理此乃佳事無足而行無翼而飛能到在所  
不威而伏豈不幸甚卿旣言之應有深見宜陳秘術不  
可懷寶迷邦卿又云守宰貪殘皆由滋味過度貪殘麤

費已如前答漢文雖愛露臺之產鄧通之錢布於天下  
以此而治朕無愧焉若以下民飲食過差亦復不然天  
監之初思之已甚其勤力營產則無不富饒惰遊緩事  
則家業貧窶勤脩產業以營盤案自己營之自己食之  
何損於天下無賴子弟惰營產業致於貧窶無可施設  
此何益於天下且又意雖曰同富富有不同慳而富者  
終不能設奢而富者於事何損若使朝廷緩其刑此事  
終不可斷若急其制則曲屋密房之中云何可知若家  
家搜檢其細已甚欲使吏不呼門其可得乎更相恐脅  
以求財帛足長禍萌無益治道若以此指朝廷我無此

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意粗得奢約之節若復減此必有蟋蟀之譏若以爲功德事者皆是園中之所產育功德之事亦無多費變一瓜爲數十種食一菜爲數十味不變瓜菜亦無多種以變故多何損於事亦豪芥不關國家如得財如法而用此不愧乎人我自除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稔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積累歲月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皆資雇借以成其事近之得財頗有方便民得其利國得其利我得其利營諸功德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故不能得知所得財用暴於天下不得曲辭辯論卿又

云女妓越濫此有司之責雖然亦有不同貴者多畜妓樂至於勳附若兩掖亦復不聞家有二八多畜女妓者此竝宜具言其人當令有司振其霜豪卿又云乃追恨所取爲少如復傳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勇法不同貪廉各用勇者可使進取怯者可使守城貪者可使捍禦廉者可使牧民向使叔齊守於西河豈能濟事吳起育民必無成功若使吳起而不重用則西河之功廢今之文武亦復如此取其搏噬之用不能得不重更任彼亦非爲朝廷爲之傳翼卿以朝廷爲悖乃自其之當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導之以節儉又云至治者必以淳素爲

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絕房室三十餘年無有淫佚朕頗自計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至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此羣賢之所觀見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少或中前得竟或事多至日晏方得就食日常一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要腹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爲妄說爲誰爲之救物故也書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

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今慊言便罔知所答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此又是誰何者復是詭事今不使外人呈事於義可否無人廢職職可廢乎職廢則人亂人亂則國安乎以咽廢殮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猶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爲馬卒有闔樂望夷之禍王莽亦終移漢鼎卿云吹毛求疵復是何人所吹之疵擘肌分理復是何人乎事及深刻繩逐竝復是誰又云治署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省國容戎備何者宜省何者未須四方屯傳何者無益何者妨

民何處興造而是役民何處費財而是非急若爲討召  
若爲徵賦朝廷從來無有此事靜息之方復何者宜各  
出其事具以奏聞卿云若不及於時大息其民事至方  
圖知無及也如卿此言卽時便是大役其民是何處所  
卿云國弊民疲誠如卿言終須出其事不得空作漫語  
夫能言之必能行之富國強兵之術急民省役之宜號  
令遠近之法竝宜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空示  
頰舌凡人有爲先須內省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卿不得  
歷詆內外而不極言其事佇聞重奏當後省覽付之尚  
書班下海內庶亂羊永除害馬長息惟新之美復見今

日琛奉勅但謝過而已不敢復有指斥久之遷太府卿  
太清二年遷雲騎將軍中軍宣城王長史侯景舉兵襲  
京師王移入臺內留琛與司馬楊暉守東府賊尋攻陷  
城放兵殺害琛被槍未至死賊求得之輦至闕下求見  
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納賊克等讓之涕泣而止  
賊復輦送莊嚴寺療治之明年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  
其年冬賊進寇會稽復執琛送出都以爲金紫光祿大  
夫後遇疾卒年六十九琛所撰三禮講疏五經滯義及  
諸儀法凡百餘篇子詡太清初自儀同西昌侯掾出爲  
巴山太守在郡遇亂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云夏侯勝有言曰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朱异賀琛竝起微賤以經術逢時致於貴顯符其言矣而异遂徼寵幸任事居權不能以道佐君苟取容媚及延寇敗國寔异之由禍難旣彰不明其罪至於身死寵贈猶殊罰旣弗加賞亦斯濫失於勸沮何以爲國君子是以知太清之亂能無及是乎

梁書卷三十八終

梁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三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校刊

元法僧

元樹

元願達

王神念

楊華

羊侃

子鷗

羊鴉仁

元法僧魏氏之支屬也其始祖道武帝父鍾葵江陽王法僧仕魏歷光祿大夫後爲使持節都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彭城普通五年魏室大亂法僧遂據鎮稱帝誅鋤異已立諸子爲王部署將帥欲議匡復旣而魏亂稍定將討法僧法僧懼乃遣使歸款請爲附庸高祖許焉授侍中司空封始安郡公邑五千戶及魏軍旣逼法僧請還朝高祖遣中書舍人朱異迎之旣至甚加優寵時方事招攜撫悅降附賜法僧甲第女樂及金帛前後不可勝數法僧以在魏之日久處疆場之任每因寇

掠殺戮甚多求兵自衛詔給甲仗百人出入禁闕大通二年加冠軍將軍中大通元年轉車騎將軍四年進大尉領金紫光祿其年立爲東魏王不行仍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郢州刺史大同二年徵爲侍中太尉領軍師將軍薨時年八十三二子景隆景仲普通中隨法僧入朝景隆封沌陽縣公邑千戶出爲持節都督廣越交桂等十三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中大通三年徵侍中安右將軍四年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封彭城王不行俄除侍中度支尚書太清初又爲使持節都督廣越交桂等十

三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行至雷  
首遇疾卒時年五十八景仲封枝江縣公邑千戶拜侍  
中右衛將軍大通三年增封并前爲二千戶仍賜女樂  
一部出爲持節都督廣越等十三州諸軍事宣惠將軍  
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大同中徵侍中左衛將軍見景  
隆後爲廣州刺史侯景作亂以景仲元氏之族遣信誘  
之許奉爲主景仲乃舉兵將下應景會西江督護陳霸  
先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起兵攻之霸先徇其衆曰朝  
廷以元景仲與賊連從謀危社稷今使曲江公勃爲刺  
史鎮撫此州衆聞之皆棄甲而散景仲乃自縊而死

元樹字君立亦魏之近屬也祖獻文帝父僖咸陽王樹  
仕魏爲宗正卿屬尒朱榮亂以天監八年歸國封爲鄴  
王邑二千戶拜散騎常侍普通六年應接元法僧還朝  
遷使持節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雲麾將軍郢州刺史  
增封并前爲三千戶討南蠻賊平之加散騎常侍安西  
將軍又增邑五百戶中大通二年徵侍中鎮右將軍四  
年爲使持節鎮北將軍都督北討諸軍事加鼓吹一部  
以伐魏攻魏譙城拔之會魏將獨孤如願來援遂圍樹  
城陷被執發憤卒於魏時年四十八子貞大同中求隨  
魏使崔長謙至鄴葬父還拜太子舍人太清初侯景降

請元氏戚屬願奉爲主詔封貞爲咸陽王以天子之禮  
遣還北會景敗而返

元願達亦魏之支庶也祖明元帝父樂平王願達仕魏  
爲中書令司州刺史曾通中大軍北伐攻義陽願達舉  
州獻款詔封樂平公邑千戶賜甲第女樂仍出爲使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湘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湘州刺史中  
大通二年徵侍中太中大夫翊左將軍大同三年卒時  
年五十七

王神念太原祁人也少好儒術充明內典仕魏起家州  
主簿稍遷潁川太守遂據郡歸款魏軍至與家屬渡江  
封南城縣侯邑五百戶頃之除安成內史又歷武陽宣  
城內史皆著治績還除太僕卿出爲持節都督青冀二  
州諸軍事信武將軍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更  
州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冀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  
神廟妖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使  
令毀徹風俗遂改曾通中大舉北伐徵爲右衛將軍六  
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爪牙將軍右衛如故遘疾卒時  
年七十五詔贈本官衡州刺史兼給鼓吹一部諡曰壯  
神念少善騎射旣老不衰嘗於高祖前手執二刀楯左  
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絕羣伍時復有楊華者能作驚軍

梁書卷三十九 列傳 四  
騎金一時妙捷高祖深歎賞之子尊業仕至太僕卿卒  
贈信威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鼓吹一部次子僧辯別有  
傳

楊華武都仇池人也父大眼爲魏名將華少有勇力容  
貌雄偉魏胡太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率其部曲來降  
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爲作楊白華歌辭使宮人晝夜  
連臂蹋足歌之辭甚悽惋焉華後累征伐有戰功歷官  
太僕卿太子左衛率封益陽縣侯太清中侯景亂華欲  
立志節妻子爲賊所擒遂降之卒於賊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甫人漢南沮陽太守續之裔也祖規  
宋武帝之臨徐州辟祭酒從事大中正會薛安都舉彭  
城降北規由是陷魏魏授衛將軍營州刺史父祉魏侍  
中金紫光祿大夫侃少而瑰偉身長七尺八寸雅愛文  
史博涉書記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弱冠隨父在  
梁州立功魏正光中稍爲別將時秦州羗有莫遮念生  
者據州反稱帝仍遣其弟天生率衆攻陷岐州遂寇雍  
州侃爲偏將隸蕭寶夤往討之潛身巡塹伺射天生應  
弦卽倒其衆遂潰以功遷使持節征東大將軍東道行  
臺領太山太守進爵鉅平侯初其父每有南歸之志常  
謂諸子曰人生安可久淹異域汝等可歸奉東朝侃至

是將舉河濟以成先志兗州刺史牟敦侃從兄也密知之據州拒侃侃乃率精兵三萬襲之弗剋仍築十餘城以守之朝廷賞授一與元法僧同遣牟鴉仁王弁率軍應接李元履運給糧仗魏帝聞之使授侃驃騎大將軍司徒太山郡公長爲兗州刺史侃斬其使者以徇魏人大駭令僕射于暉率衆數十萬及高歡尒朱陽都等相繼而至圍侃十餘重傷殺甚衆柵中矢盡南軍不進乃夜潰圍而出且戰且行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衆尚萬餘人馬二千匹將入南士卒金竟夜悲歌侃乃謝曰卿等懷土理不能見隨幸適去留於此別異因各拜

辭而去侃以大通三年至京師詔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瑕丘征討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州刺史弁其兄默及三弟忱給元皆拜爲刺史尋以侃爲都督北討諸軍事出頓日城會陳慶之失律停進其年詔以爲持節雲麾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中大通四年詔爲使持節都督瑕丘諸軍事安北將軍兗州刺史隨太尉元法僧北討法僧先啟云與侃有舊願得同行高祖乃召侃問方略侃具陳進取之計高祖因曰知卿願與太尉同行侃曰臣拔迹還朝常思効命然實未曾願與法僧同行北人雖謂臣爲吳南人已呼臣爲虜今與法僧同行還是羣

類相逐非止有乖素心亦使匈奴輕漢高祖曰朝廷今者要須卿行乃詔以爲大軍司馬高祖謂侃曰軍司馬廢來已久此段爲卿置之行次官竹元樹又於譙城喪師軍罷入爲侍中五年封高昌縣侯邑千戶六年出爲雲麾將軍晉安太守閩越俗好反亂前後太守莫能止息侃至討擊斬其渠帥陳稱吳滿等於是郡內肅清莫敢犯者頃之徵太子左衛率大同三年車駕幸樂遊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長丈四尺圍一尺三寸高祖因賜侃馬令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高祖善之又製武宴詩三十韻以示侃侃卽席應

詔高祖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絕六年遷司徒左長史八年遷都官尚書時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未嘗遊造有宦者張僧胤候侃侃曰我牀非闍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九年出爲使持節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太清元年徵爲侍中會大舉北伐仍以侃爲持節冠軍監作韓山堰事兩旬堰立侃勸元帥貞陽侯乘水攻彭城不納旣而魏援大至侃頻勸乘其遠來可擊且日又勸出戰並不從侃乃率所領出頓堰上及衆軍敗侃結陣徐還二年復爲都官尚書侯景反攻陷歷陽高祖問侃討景之

策侃曰景反迹久見或容豕突宜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烏合之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逼京師遂寢其策令侃率千餘騎頓望國門景至新林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景既卒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第侃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得止及賊逼城衆皆恟懼侃僞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親自距抗以水沃火火滅引弓射殺數人賊乃退加侍中軍師將軍有詔送金五千兩銀萬

兩絹萬匹以賜戰士侃辭不受部曲千餘人金私加賞賚賊爲尖頂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鍬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漸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既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綰議欲出擊之高祖以問侃侃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旣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自相騰踐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衄此乃示弱



非騁王威也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大半初侃長子鶩爲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汝早能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鶩曰久以汝爲死猶復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感其忠義亦不之害也景遣儀同傅士哲呼侃與語曰侯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爲閉距不時進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啟朝廷侃曰侯將軍奔亡之後歸命國家重鎮方城懸相任寄何所患苦忽致稱兵今驅烏合之卒至王城之下虜馬飲淮矢集帝室豈有人

臣而至於此吾荷國重恩當稟承廟筭以掃大逆耳不能妄受浮說開門揖盜幸謝侯王早自爲所士哲又曰侯王事君盡節不爲朝廷所知正欲面啟至尊以除姦佞旣居戎旅故帶甲來朝何謂作逆侃曰聖上臨四海將五十年聰明叡哲無幽不照有何姦佞而得在朝欲飾其非寧無詭說且侯王親舉白刃以向城闕事君盡節正若是邪士哲無以應乃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每恨平生未獲披敘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爲之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爲北人所欽慕如此後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侃乃令多擲火爲火

城以斷其路徐於裏築城賊不能進十二月邁疾卒于  
臺內時年五十四詔給東園秘器布絹各五百匹錢三  
百萬贈侍中護軍將軍鼓吹一部侃少而雄勇旅力絕  
人所用弓至十餘石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  
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  
擊悉皆破碎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  
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  
爪長七寸儻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  
中儻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敕賚歌  
人玉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

對初赴衡州於兩艦鱗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  
之錦繡盛設帷屏陳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綠塘  
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  
詔令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器皆金玉雜寶奏三  
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能飲酒而  
好賓客交遊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  
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  
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之都不挂意命酒不  
輟孺才慙懼自逃匿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第三子鷗  
鷗字子鵬隨侃臺內城陷竄於陽平侯景呼還待之甚

厚及景敗鷓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於松江戰敗惟餘  
三舸下海欲向蒙山會景倦晝寢鷓語海師此中何處  
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  
驚問岸上人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鷓拔  
刀叱海師使向京口景欲透水鷓抽刀斫之景乃走入  
船中以小刀抉船鷓以稍入刺殺之世祖以鷓爲持節  
通直散騎常侍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明威將軍青州  
刺史封昌國縣公邑二千戶賜錢五百萬米五千石布  
絹各一千匹又領東陽太守征陸納加散騎常侍平峽  
中除西晉州刺史破郭元建於東關遷使持節信武將  
軍東晉州刺史承聖三年西魏圍江陵鷓赴援不及從  
王僧愔征蕭毅於嶺表聞太尉僧辯敗乃還爲侯瑱所  
破於豫章遇害時年二十八

羊鴉仁字孝穆太山鉅平人也少驍果有膽力仕郡爲  
主簿曾通中率兄弟自魏歸國封廣晉縣侯征伐青齊  
間累有功績稍遷員外散騎常侍歷陽太守中大通四  
年爲持節都督譙州諸軍事信威將軍譙州刺史大同  
七年除太子左衛率出爲持節都督南北司豫楚四州  
諸軍事輕車將軍北司州刺史侯景降詔鴉仁督士州  
刺史桓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精兵三萬趨懸瓠應

接景仍爲都督豫司淮冀殷應西豫等七州諸軍事司  
豫二州刺史鎮懸瓠會侯景敗於渦陽魏軍漸逼鴉仁  
恐糧運不繼遂還北司上表陳謝高祖大怒責之鴉仁  
懼又頓軍於淮上及侯景反鴉仁率所部入援太清二  
年景既背盟鴉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攻賊  
於東府城反爲賊所敗臺城陷鴉仁見景爲景所留以  
爲五兵尚書鴉仁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以凡流受寵  
朝廷竟無報效以答重恩社稷傾危身不能死偷生苟  
免以至于今若以此終沒有餘憤因遂泣下見者傷焉  
三年出奔江陵其故部曲數百人迎之將赴江陵至東  
莞爲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諸子所害

史臣曰高祖革命受終光期寶運威德所漸莫不懷來  
其皆狗難投身前後相屬元法僧之徒入國竝降恩遇  
位重任隆擊鍾鼎食美矣而羊侃鴉仁守義殞命可謂志等松  
竭忠奉國侃則臨危不撓鴉仁守義殞命可謂志等松  
筠心均鐵石古之殉節斯其謂乎

梁書卷三十九終

梁書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四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校刊

司馬掣

到漑

劉顯

劉之遴弟之亨

許懋

司馬褰字元素河內溫人也曾祖純之晉大司農高密  
敬王祖讓之員外常侍父燮善三禮仕齊官至國子博  
士褰少傳家業強力專精手不釋卷其禮文所涉書略  
皆遍觀沛國劉瓛爲儒者宗嘉其學深相賞好少與樂  
安任昉善昉亦雅重焉初爲國子生起家奉朝請稍遷  
王府行參軍天監初詔通儒治五禮有司舉褰治嘉禮  
除尚書祠部郎中是時創定禮樂褰所議多見施行除  
步兵校尉兼中書通事舍人褰學尤精於事數國家吉  
凶禮當世名儒明山賓賀瑒等疑不能斷皆取決焉累  
遷正員郎鎮南諮議參軍兼舍人如故遷尚書右丞出

爲仁威長史長沙內史還除雲騎將軍兼御史中丞頃  
之卽眞十六年出爲宣毅南康王長史行府國并石頭  
戍軍事褰雖居外官有敕預文德武德二殿長名問訊  
不限口十七年遷明威將軍晉安王長史未幾卒王命  
記室庾肩吾集其文爲十卷所撰嘉禮儀注一百一十  
二卷

到漑字茂灌彭城武原人曾祖彥之宋驃騎將軍祖仲  
度驃騎江夏王從事中郎父坦齊中書郎漑少孤貧與  
弟洽俱聰敏有才學早爲任昉所知由是聲名益廣起  
家王國左常侍轉後軍法曹行參軍歷殿中郎出爲建

安內史遷中書郎兼吏部太子中庶子湘東王繹爲會稽太守以漑爲輕車長史行府郡事高祖敕王曰到漑非直爲汝行事足爲汝師聞有進止每須詢訪遭母憂居喪盡禮朝廷嘉之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除通直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太府卿都官尚書郢州長史江夏太守加招遠將軍入爲左民尚書漑身長八尺美風儀善容止所莅以清白自脩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自外車服不事鮮華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頃之坐事左遷金紫光祿大夫俄授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漑素謹厚

特被高祖賞接每與對棊從夕達旦漑第山池有奇石高祖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漑並輸焉未進高祖謂朱异曰卿謂到漑所輸可以送未漑歛板對曰臣旣事君安敢失禮高祖大笑其見親愛如此後因疾失明詔以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就第養疾漑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初與弟洽常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爲寺因斷腥羶終身蔬食別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高祖每月三致淨饌恩禮甚篤蔣山有延賢寺者漑家世創立故生平公俸咸以供焉略無所取性又不好交游惟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臥疾家園門可羅雀三

君每歲時常鳴騶枉道以相存問置酒叙生平極歡而去臨終託張劉勒子孫以薄葬之禮卒時年七十二詔贈本官有集二十卷行於世時以漑洽兄弟比之二陸故世祖贈詩曰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子鏡字圓照安西湘東王法曹行參軍太子舍人早卒鏡子蓋早聰慧起家著作佐郎歷太子舍人宣城王主簿太子洗馬尚書殿中郎嘗從高祖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覽以示漑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漑連珠曰研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

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其見知賞如此除丹陽尹丞太清亂赴江陵卒

劉顯字嗣芳沛國相人也父駿晉安內史顯幼而聰敏當世號曰神童天監初舉秀才解褐中軍臨川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顯好學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書文字零落歷示諸人莫能識者顯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昉因大相賞異丁母憂服闋尚書令沈約命駕造焉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也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歎曰劉郎可謂差人雖



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其爲名流  
推賞如此及約爲太子少傅乃引爲五官掾俄兼廷尉  
正五兵尚書傳昭掌著作撰國史引顯爲佐九年始革  
尚書五都選顯以本官兼吏部郎又除司空臨川王外  
兵參軍遷尚書儀曹郎嘗爲上朝詩沈約見而美之時  
約郊居宅新成因命工書人題之於壁出爲臨川王記  
室參軍建康平復入爲尚書儀曹侍郎兼中書通事舍  
人出爲秣陵令又除驃騎鄱陽王記室兼中書舍人累  
遷步兵校尉中書侍郎舍人如故顯與河東裴子野南  
陽劉之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時人莫不慕

之顯博聞強記過於裴顧時魏人獻古器有隱起字無  
能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有滯礙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  
祖甚嘉焉遷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出爲宣遠岳陽王  
長史行府國事未拜遷雲麾邵陵王長史尋陽太守大  
同九年王遷鎮郢州除平西諮議參軍加戎昭將軍其  
年卒時年六十三友人劉之遴啓皇太子曰之遴嘗聞  
夷叔柳惠不逢仲尼一言則西山餓夫東國黜士名豈  
施於後世信哉生有七尺之形終爲一棺之土不朽之  
事寄之題目懷珠抱玉有歿世而名不稱者可爲長太  
息孰過於斯竊痛友人沛國劉顯韞積藝文研精覃奧

聰明特達出類拔羣闔棺郢都歸魂有日須鑄墓板之  
遴已略撰其事行今輒上呈伏願鴻慈降茲睿藻榮其  
枯趾以慰幽魂冒昧塵聞戰慄無地乃蒙令爲誌詔曰  
繁弱挺質空桑吐聲分器見重播樂傳名誰其均之美  
有髦士禮著幼年業明壯齒厭飮典墳研精名理一見  
弗忘過目則記若訪賈逵如同伯始穎脫斯出學優而  
仕議獄旣佐芸蘭乃握搏鳳池水推羊太學內叅禁中  
外相藩岳斜光已道殞彼西浮百川到海還逐東流營  
營返魄汎汎虛舟白馬向郊丹旒背鞏野埃興伏山雲  
輕重呂掩書墳楊歸玄冢爾其戒行途窮士壘弱葛方

施叢柯日拱遂柳萸春禽寒飈飈長空常暗陰泉獨湧  
耐彼故瑩流芬相踵顯有三子莠荏臻臻早著名

劉之遴字思貞南陽涅陽人也父虬齊國子博士諡文  
範先生之遴八歲能屬文十五舉茂才對策沈約任昉  
見而異之起家寧朔主簿吏部尚書王瞻嘗候任昉值  
之遴在坐昉謂瞻曰此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仕水鏡所  
宜甄擢瞻卽辟爲太學博士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  
昉爲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  
有異才後仕必當過僕御史中丞樂藹卽之遴舅憲臺  
奏彈皆之遴草焉遷平南行參軍尚書起部郎延陵令

荆州治中太宗臨荆州仍遷宣惠記室之遴篤學明審  
博覽羣籍時劉顯韋稜金強記之遴每與討論咸不能  
過也還除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遷正員郎  
尚書右丞荆州大中正累遷中書侍郎鴻臚卿復兼中  
書舍人出爲征西鄱陽王長史南郡太守高祖謂曰卿  
母年德金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後轉爲西  
中郎湘東王長史太守如故初之遴在荆府嘗寄居南  
郡廨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卽居  
此中之遴後果損臂遂臨此郡丁母憂服闋徵秘書監  
領步兵校尉出爲郢州行事之遴意不願出固辭高祖

手敕曰朕聞妻子具孝 袁於親爵祿具忠袁於君卿旣  
內足理忘奉公之節遂爲有司所奏免久之爲太府卿  
都官尚書太常卿之遴好古愛奇在荆州聚古器數十  
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  
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種鏤銅鴟夷榼二枚  
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銀錯鏤古  
罇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  
國澡灌一口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四種古製  
澡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造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  
上漢書真本獻之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漑陸

襄等參校異同之遴具異狀十事其大畧曰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巴西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又案古本叙傳號爲中篇今本稱爲叙傳又今本叙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秩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

毅杖劔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之遴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常共討論書籍因爲交好是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高祖義疏惟左氏傳尚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高祖大悅詔答之曰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稟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毋仲舒云盛因脩穀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指

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冬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搜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若溫故可求別酬所問也太清二年候景亂之遴避難還鄉未至卒於夏口時年七十二前後文集五十卷行於世

之亨字嘉會之遴第也少有令名舉秀才拜太學博士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步兵校尉司農卿又代兄之遴爲安西湘東王長史南郡太守在郡有異績數年卒於官時年五十荆土至今懷之不忍斥其名號爲大南郡小南郡云

許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魏鎮北將軍允九世孫祖珪宋給事中著作郎桂陽太守父勇惠齊太子家令允從僕射懋少孤性至孝居父憂執喪過禮篤志好學爲州黨所稱十四入太學受毛詩旦領師說晚而覆講座下聽者常數十百人因撰風雅比興義十五卷盛行於世尤曉故事稱爲儀注之學起家後軍豫章王行叅軍轉法曹茂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中記室文惠太子聞而召之侍講于崇明殿除太子步兵校尉永元中轉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與司馬襲同志友善僕射江祐甚推重之號爲經史笥天監初吏部尚書范雲舉懋叅詳五

禮除征西鄱陽王諮議兼著作郎待詔文德省時有請  
封會稽禪國山者高祖雅好禮因集儒學之士草封禪  
儀將欲行焉憇以爲不可因建議曰臣案舜幸岱宗是  
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太山考績柴燎禪  
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依  
白虎通云封者言附廣也禪者言成功相傳也若以禪  
授爲義則禹不應傳啟至桀十七世也湯又不應傳外  
丙至紂三十七世也又禮記云三皇禪奕奕謂盛惠也  
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也三土禪梁甫連延不絕  
父沒子繼也若謂禪奕奕爲盛惠者古義以伏羲神農

黃帝是爲三皇伏羲封太山禪云云黃帝封太山禪亭  
亭皆不禪奕奕而云盛惠則無所寄矣若謂五帝禪亭  
亭特立獨起於身者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  
禪云云堯封太山禪云云舜封太山禪云云亦不禪亭  
亭若合黃帝以爲五帝者少昊卽黃帝子又非獨立之  
義矣若謂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沒子繼者禹封太  
山禪云云周成王封太山禪社首舊書如此異乎禮說  
皆道聽所得失其本文假使三王皆封太山禪梁甫者  
是爲封太山則有傳世之義禪梁甫則有揖讓之懷或  
欲禪位或欲傳子義旣矛盾理必不然又七十二君夷

吾所記此中世數裁可得二十餘主伏羲神農女媧大庭栢皇中央栗陸驪連赫胥尊盧混沌昊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黃帝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禹湯文武中間乃有共工霸有九州非帝之數云何得有七十二君封禪之事且燧人以前至周之世未有君臣人心淳朴不應金泥玉檢升中刻石燧人伏羲神農三皇結繩而治書契未作未應有鐫文告成且無懷氏伏羲後第十六主云何得在伏羲前封太山禪云云夷吾又曰惟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受命君云何而得封太山禪社首神農與炎帝是一主而云神農辰封太山禪云

云炎帝封太山禪云云分爲二人妄亦甚矣若是聖王不須封禪若是凡主不應封禪當是齊桓欲行此事管仲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也秦始皇登太山中坂風雨暴至休松樹下封爲五大夫而事不遂漢武帝宗信方士廣召儒生皮弁搢紳射牛行事獨與霍嬗俱上既而子侯暴卒厥足用傷至魏明使高堂隆撰其禮儀聞隆沒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生捨我亡也晉武太始中欲封禪乃至太康議猶不定竟不果行孫皓遣兼司空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此朝君子有何功德不思古道而欲封禪皆是主好名於上臣阿旨

於下也夫封禪者不出正經惟左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亦不謂爲封禪鄭玄有參柴之風不能推尋正經專信緯候之書斯爲謬矣蓋禮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享帝于郊燔柴岱宗卽因山之謂矣故曲禮云天子祭天地是也又祈穀一報穀一禮乃不顯祈報地推文則有樂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百物不失者天生之地養之故知地亦有祈報是則一年三郊天三祭地周官有員丘方澤者總爲三事郊祭天地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此卽月令迎

氣之郊也舜典有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夏南秋西冬北五年一周若爲封禪何其數也此爲九郊亦皆正義至如大旅於南郊者非常祭也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月令云仲春玄鳥至祀於高禘亦非常祭故詩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并有雩禱亦非常祭禮云雩禱水旱也是爲合郊天地有三特郊天有九非常祀又有三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祀上帝雩祭與明堂雖是祭天而不在郊是爲天祀有十六地祭有三惟大禘祀不在此數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異於常祭以故云大於時祭案繫辭云易之爲書也



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  
之故六六者非佗三才之道也乾彖云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此則應六年一祭坤元亦爾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  
封禪非所敢聞高祖嘉納之因推演懋議稱制旨以答  
請者由是遂停十年轉太子家令宋齊舊儀郊天祀帝  
皆用衮冕至天監七年懋以請造大裘至是有事于明  
堂儀注猶云服衮冕懋駁之禮云大裘而冕祀昊天上  
帝亦如之良由天神尊遠須貴誠質今泛祭五帝理不  
容文改服大裘自此始也一入降敕問凡求陰陽應各從

其類今雩祭燔柴以火祈之亦意以爲疑懋答曰雩祭燔  
柴經無其文良由先儒不思故也按周宣雲漢之詩曰  
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注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幣瘞  
其物以此而言爲旱而祭天地並有瘞埋之文不見有  
燔柴之說若以祭五帝必應燔柴者今明堂之禮又無  
其事且禮又云埋少牢以祭時時之功是五帝此又是  
不用柴之證矣昔雩壇在南方正陽位有乖求神而已  
移於東實柴之禮猶未革請停用柴其牲牢等物悉從  
坎瘞以符周宣雲漢之說詔並從之凡諸禮儀多所刊正  
以足疾出爲始平太守政有能名加散騎常侍轉天門

太守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諸儒參錄長春義記四年  
拜中庶子是歲卒時年六十九撰述行記四卷有集十  
五卷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司馬褻儒術博通到漑文義優敏  
顯懋之遴強學浹洽竝職經便繁應對左右斯蓋嚴朱  
之任焉而漑之遴遂至顯貴亟拾青紫然非遇時焉能  
致此仕也

梁書卷四十終

梁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五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校刊

王規 劉毅 宗懔

王承

褚翔

蕭介 從父兄洽

褚球

劉孺

弟覽

遵

劉潛

弟孝勝

孝威

孝先

殷芸

蕭幾

王規字威明琅邪臨沂人祖儉齊太尉南昌文憲公父  
騫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規八歲以丁所生母憂居  
喪有至性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爲之流涕稱曰孝童叔  
父疎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五  
經大義金畧能通旣長好學有口辯州舉秀才郡迎主  
簿起家秘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安右南康王主簿太子

洗馬天監十二年改構太極殿功畢規獻新殿賦其辭  
甚工拜秘書丞歷太子中舍人司徒左西屬從事中郎  
晉安王綱出爲南徐州高選僚屬引爲雲麾諮議參軍  
久之出爲新安太守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縣侯除  
中書黃門侍郎敕與陳郡殷鈞琅邪王錫范陽張緬同  
侍東宮俱爲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時爲京尹與朝士  
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滋舉  
特進蕭琛金紫傅昭在坐金謂爲知言普通初陳慶之  
北伐剋復洛陽百僚稱賀規退曰道家有二云非爲功難  
成功難也羯寇遊魂爲日已久桓溫得而復失宋武竟

無成功我孤軍無援深入寇境威勢不接餽運難繼將是役也爲禍階矣俄而王師覆沒其識達事機多如此類六年高祖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援筆立奏其文又美高祖嘉焉卽日詔爲侍中大通三年遷五兵尚書俄領步兵校尉中大通二年出爲貞威將軍驃騎晉安王長史其年王立爲皇太子仍爲吳郡太守主書芮珍宗家在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是時珍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珍宗還都密奏規云不理郡事俄徵爲左民尚書郡吏民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上不許尋以本官領右軍將軍未拜復爲

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規辭疾不拜於鍾山宗熙寺築室居焉大同二年卒時年四十五詔贈散騎常侍光祿大夫賻錢二十萬布百疋諡曰章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適正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文辯縱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澗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徃之傷信非虛說規集後漢衆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文集二十卷子襄字子漢七歲能屬文外祖司空素昂愛之謂賓客曰此

兒當成吾宅相弱冠舉秀才除秘書郎太子舍人以父  
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侯除武昌王文學太子洗馬兼  
東宮管記遷司徒屬秘書丞出爲安成內史太清中侯  
景陷京城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舉州附賊賊轉寇南  
中裒猶據郡拒守大寶二年世祖命徵裒赴江陵旣至  
以爲忠武將軍南平內史俄遷吏部尚書侍中承聖二  
年遷尚書右僕射仍參掌選事又加侍中其年遷左僕  
射參掌如故三年江陵陷入于周裒著幼訓以誠諸子  
其一章云陶士行曰昔大禹不爰尺璧而重寸陰文士  
何不誦書武士何不馬射若乃玄冬脩夜朱明永日肅

其居處崇其牆仞門無糅雜坐闕號奴以之求學則仲  
尼之門人也以之爲文則賈生之升堂也古者盤孟有  
銘几杖有誠進退循焉俯仰觀焉文王之詩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造次必於是君子之  
言歟儒家則尊卑等差吉凶降殺君南面而臣北面天  
地之義也鼎俎奇而邊豆偶陰陽之義也道家則墮文  
體黜聰明棄義絕仁離形去智釋氏之義見苦斷習證  
滅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聖斯雖爲教等差而義歸汲  
引吾始乎幼學及于知命旣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釋之  
談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能脩之吾之志也初有沛國

劉毅南陽宗慄與褻俱爲中興佐命同參帷幄

劉毅字仲寶晉丹陽尹真長七世孫也少方正有器局自國子禮生射策高第爲寧海令稍遷湘東王記室參軍又轉中記室太清中侯景亂世祖承制上流書檄多委毅焉毅亦竭力盡忠甚蒙賞遇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承聖二年遷吏部尚書國子祭酒餘如故

宗慄字元慄八世祖承晉宜都郡守屬永嘉東徙子孫因居江陵焉慄少聰敏好學晝夜不倦鄉里號爲童子學士曾通中爲湘東王府兼記室轉刑獄仍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晉等令後又爲世祖荆州別駕及世祖卽

位以爲尚書郎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戶累遷吏部郎中五兵尚書吏部尚書承聖三年江陵沒與毅俱入于周王承字安期僕射棟子七歲通周易選補國子生年十五射策高第除秘書郎歷太子舍人南康王文學邵陵王友太子中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復爲中舍人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爲業惟承獨好之發言吐論造次儒者在學訓諸生述禮易義中大通五年遷長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儉及父暕嘗爲此職三世爲國師前代未之有也當世以爲榮久之出爲戎昭將軍東陽太守爲

政寬惠吏民悅之視事未朞卒於郡時年四十一諡曰  
章子承性簡貴有風格時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下  
車馬常填門時有魏郡申英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常  
指异門曰此中輻輳皆以利往能不至者惟有大小王  
東陽小東陽卽承弟穉也當時惟承兄弟及褚翔不至  
异門時以此稱之

褚翔字世舉河南陽翟人曾祖淵齊太宰文簡公佐命  
齊室祖秦太常穆子父向字景政年數歲父母相繼亡  
沒向哀毀若成人者親表咸異之旣長淹雅有器量高  
祖踐祚選補國子生起家秘書郎遷太子舍人尚書殿

中郎出爲安成內史遷除太子洗馬中舍人累遷太尉  
從事中郎黃明侍郎鎮右豫章王長史墳之入爲長兼  
侍中向風儀端麗眉目如點每公庭就列爲衆所瞻望  
焉大通四年出爲寧遠將軍北中郎廬陵王長史三年  
卒官外兄謝舉爲製墓銘其畧曰弘治推華子嵩慙量  
酒歸月下風清琴上論者以爲擬得其人翔初爲國子  
生舉高第丁父憂服闋除秘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宣城  
王主簿中大通五年高祖宴羣臣樂遊苑別詔翔與王  
訓爲二十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高祖異焉卽日  
轉宣城王文學俄遷爲友時宣城友文學加宅王二等

故以翔超爲之時論美焉出爲義興太守翔在政潔已  
省繁苛去浮費百姓安之郡之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  
翔至郡忽更生枝葉百姓咸以爲善政所感及秩滿吏  
民詣闕請之敕許焉尋徵爲吏部郎去郡百姓無老少  
追送出境涕泣拜辭翔居小選公清不爲請屬身意號  
爲平允俄遷侍中頃之轉散騎常侍領羽林監侍東宮  
出爲晉陵太守在郡未朞以公事免俄復爲散騎常侍  
侍東宮太清二年遷守吏部尚書其年冬侯景圍宮城  
翔於圍內丁母憂以毀卒時年四十四詔贈本官翔少  
有孝性爲侍中時母疾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  
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曉疾遂愈或以翔精誠所致  
焉

蕭介字茂鏡蘭陵人也祖思話宋開府儀同三司尚書  
僕射父惠舊齊左民尚書介少穎悟有器識博涉經史  
兼善屬文齊末元末釋褐著作佐郎天監六年除太子  
舍人八年遷尚書金部郎十二年轉主客郎出爲吳令  
甚著聲績湘東王聞介名思共遊處表請之普通三年  
乃以介爲湘東王諮議參軍大通二年除給事黃門侍  
郎大同二年武陵王爲揚州刺史以介爲府長史在職  
清白爲朝廷所稱高祖謂何敬容曰蕭介甚貧可處以



一郡敬容未對高祖曰始興郡項無良守嶺上民頗不安可以介爲之由是出爲始興太守介至任宣布威德境內肅清七年徵爲少府卿尋加散騎常侍會侍中闕選司舉王筠等四人金不稱旨高祖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爲之介博物強識應對左右多所匡正高祖甚重之遷都官尚書每軍國大事必先詢訪於介焉高祖謂朱异曰端右之材也中大同二年辭疾致事高祖優詔不許終不肯起乃遣謂者僕射魏祥就拜光祿大夫太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人壽陽高祖敕防主韋默納之介聞而上表諫曰臣犯患私門竊聞侯景以渦

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敕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爲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兇之喻必見饑噬之禍侯景獸心之種鳴鏑之類以凶狡之才荷高歡翼長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卽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以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旣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之好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

之晨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  
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事  
跡顯然無可致惑一隅尚其如此觸類何可具陳臣朽  
老疾侵不應輒干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  
臨亡亦有屍諫之節臣忝爲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  
伏願天慈少思危苦之語高祖省表歎息卒不能用介  
性高簡少交遊惟與族兄琛從兄眎素及洽從弟淑等  
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遊初高祖招延後進  
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  
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高祖兩美

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卽席之美也年七十三卒於  
家第三子允初以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太子中庶子  
後至光祿大夫

洽字宏稱介從父兄也父惠基齊吏部尚書有重名前  
世洽幼敏寤年七歲誦楚辭畧上口及長好學博涉亦  
善屬文齊永明中爲國子生舉明經起家著作佐郎遷  
西中郎外兵參軍天監初爲前軍鄱陽王主簿尚書  
部郎遷太子中舍人出爲南徐州中從事近畿重鎮史  
數千人前後居之者皆致巨富洽爲之清身率職饋遺  
一無所受妻子不免饑寒還除司空從事中郎爲建安

內史坐事免久之起爲護軍長史北中郎諮議參軍遷  
太府卿司徒臨川王司馬曾通初拜員外散騎常侍兼  
御史中丞以公事免頃之爲通直散騎常侍洽少有才  
思高祖令製同泰大愛敬二寺刹下銘其文甚美二年  
遷散騎常侍出爲招遠將軍臨海太守爲政清平不尚  
威猛民俗便之還拜司徒左長史又敕撰當塗堰碑辭  
亦贍麗六年卒官時年五十五有詔出舉哀賻錢二萬  
布五十疋集二十卷行於世

褚球字仲寶河南陽翟人高祖叔度宋征虜將軍雍州  
刺史祖暉太宰外兵參軍父迪顯太子舍人並尚宋公主

球少孤貧篤志好學有才思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誅  
滅惟有一女得存其故吏何昌寓王思遠聞球清立以  
此女妻之因爲之延譽仕齊起家征虜行參軍俄署法  
曹遷右軍曲江公主簿出爲溧陽令在縣清白資公俸  
而已除平西主簿天監初遷太子洗馬散騎侍郎兼中  
書通事舍人出爲建康令母憂去職以本官起之固辭  
不拜服闋除北中郎諮議參軍俄遷中書郎復兼中書  
通事舍人除雲騎將軍累兼廷尉光祿卿舍人如故遷  
御史中丞球性公強無所屈撓在憲司甚稱職曾通四  
年出爲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入爲通直散騎常侍

領羽林監七年遷太府卿頃之遷都官尚書中大同中  
出爲仁威臨川王長史江夏太守以疾不赴職改授光  
祿大夫未拜復爲太府卿領步兵校尉俄遷通直散騎  
常侍秘書監領著作遷司徒左長史常侍著作如故自  
魏孫禮晉荀組以後台佐加貂始有球也尋出爲貞威  
將軍輕車河東王長史南蘭陵太守入爲散騎常侍領  
步兵尋表致仕詔不許俄復拜光祿大夫加給事中卒  
官時年七十

劉孺字孝稚彭城安上里人也祖劭宋司空忠昭公父  
悅齊太常敬子孺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年十四居父喪

毀脊骨立宗黨咸異之服闋叔父瑱爲義興郡攜以之  
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兒吾家之明珠也旣長美風  
采性通和雖家人不見其喜愠本州召迎主簿起家中  
軍法曹行參軍時鎮軍沈約聞其名引爲主簿常與遊  
宴賦詩大爲約所嗟賞累遷太子舍人中軍臨川王主  
簿太子洗馬尚書殿中郎出爲太末令在縣有清績還  
除晉安王友轉太子中舍人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  
於御坐爲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高祖甚稱賞之後  
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金醉未及成高  
祖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雒陽才攬筆

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轉中書郎兼中書  
通事舍人頃之遷太子家令餘如故出爲宣惠晉安王  
長史領丹陽尹丞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出爲輕  
車湘東王長史領會稽郡丞公事免頃之起爲王府記  
室散騎侍郎兼光祿卿累遷少府卿司徒左長史御史  
中丞號爲稱職大通二年遷散騎常侍三年遷左民尚  
書領步兵校尉中大通四年出爲仁威臨川王長史江  
夏太守加貞威將軍五年爲寧遠將軍司徒左長史未  
拜改爲都官尚書領右軍將軍大同五年守吏部尚書  
其年出爲明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民所稱

七年入爲侍中領右軍其年復爲吏部尚書以母憂去  
職居喪未朞以毀卒時年五十九諡曰孝子孺少與從  
兄苞孝綽齊名苞早卒孝綽數坐免黜位並不高惟孺  
貴顯有文集二十卷子芻著作郎早卒孺二弟覽遵  
覽字孝智十六通老易歷官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于  
墓再朞口不嘗鹽酪冬止著單布家人患其不勝喪中  
夜竊寘炭於牀下覽因暖氣得睡旣覺知之號慟歐血  
高祖聞其有至性數省視之服闋除尚書左丞性聰敏  
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姊  
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

劾奏金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犬齧行路覽噬家人  
出爲始興內史治郡尤勵清節還復爲左丞卒官

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屬文起家著作郎太子舍  
人累遷晉安王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甚見賓禮轉南徐  
州治中王後爲雍州復引爲安北諮議參軍帶郎縣令  
中大通二年王立爲皇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隨藩及  
在東宮以舊恩偏蒙寵遇同時莫及大同元年卒官皇  
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曰賢從中庶  
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  
外表瀾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符始終如一文

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博瞻玄黃成采旣以鳴謙表性  
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請公卿締交榮利是以新沓莫  
之舉社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職棲遲門下已  
踰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爲  
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  
必不是過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  
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  
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  
權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  
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

五德比在春坊載獲申晤博望無通賓之務司成多節  
文之科所賴故人時相媿偶而此子溘然實可嗟痛惟  
與善人此爲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誠  
亦當何已往矣奈何投筆惻愴吾昨欲爲誌銘并爲撰  
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揚吹歔使得騁其才用今  
者爲銘爲集何益既往故爲痛惜之情不能已已耳  
劉潛字孝儀秘書監孝綽弟也幼孤與兄弟相勵勤學  
企工屬文孝綽常曰三筆六詩三卽孝儀六考威也大  
監五年舉秀才起家鎮右始興王法曹行參軍隨府益  
州兼記室王入爲中撫軍轉主簿遷尚書殿中郎敕令

製雍州平等金像碑文甚宏麗晉安王綱出鎮襄陽引  
爲安北功曹史以母憂去職王立爲皇太子孝儀服闋  
仍補洗馬遷中舍人出爲戎昭將軍陽羨令甚有稱績  
擢爲建康令大同三年遷中書郎以公事左遷安西諮  
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魏還復除中書郎頃之權兼司  
徒右長史又兼寧遠長史行彭城琅邪二郡事累遷尚  
書左丞兼御史中丞在職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十  
年出爲伏波將軍臨海太守是時政綱疎闊百姓多不  
遵禁孝儀下車宣示條制勵精綏撫境內翕然風俗大  
革中大同元年入守都官尚書太清元年出爲明威將

軍豫章內史二年侯景寇京邑孝儀遣子勵帥郡兵三千人隨前衡州刺史韋粲入援三年宮城不守孝儀爲前歷陽太守莊鐵所逼失郡大寶元年病卒時年六十七孝儀爲人寬厚內行尤篤第二兄孝能早卒孝儀事寡嫂甚謹家內巨細必先諮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世以此稱之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第五弟孝勝歷官邵陵王法曹湘東王安西主簿記室尚書左丞出爲信義太守公事免久之復爲尚書右丞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安西武陵王紀長史蜀郡太守太清中侯景陷京師紀僭號於蜀以孝勝爲尚書僕射承聖中隨紀出峽口兵敗被執下獄世祖尋宥之起爲司徒右長史第六弟孝威初爲安北晉安王法曹轉主簿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太子洗馬累遷中舍人庶子率更令金掌管記大同九年白雀集東宮孝威上頌其辭甚美太清中遷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及侯景寇亂孝威於圍城得出隨司州刺史柳仲禮西上至安陸遇疾卒第七弟孝先武陵王法曹主簿王遷益州隨府轉安西記室承聖中與兄孝勝俱隨紀軍出峽口兵敗至江陵世祖以爲黃門侍郎遷侍中兄弟金善五言詩見重於世文集值亂今不具存



殷芸字灌蔬陳郡長平人性倜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  
遊門無雜客勵精勤學博洽羣書幼而廬江何憲見之  
深相歎賞永明中爲宜都王行參軍天監初爲西中郎  
主簿後軍臨川王記室七年遷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  
通事舍人十年除通直散騎侍郎兼尚書左丞又兼中  
書舍人遷國子博士昭明太子侍讀西中郎豫章王長  
史領丹陽尹丞累遷通直散騎常侍秘書監司徒左長  
史普通六年直東宮學士省大通三年卒時年五十九  
○蕭幾字德玄齊曲江公遙欣子也年十歲能屬文早孤  
有第九人並皆稚小幾恩愛篤睦聞於朝野性溫和與

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草隸書湘州刺史楊公則曲  
江之故吏也每見幾謂人曰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寶出  
及公則卒幾爲之誄時年十五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  
蔡搏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康  
公積善之慶釋褐著作佐郎廬陵王文學尚書殿中郎  
太子舍人掌管記遷庶子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末年專  
尚釋教爲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適性遊履遂  
爲之記卒于官子爲字元專亦有文才仕至太子舍人  
永康令

史臣曰王規之徒俱著名譽旣逢休運才用各展美矣

蕭洽當塗之制見偉辭人劉孝儀兄弟並以文章顯君子知梁代之有人焉

梁書卷四十一終

梁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六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校刊

臧盾弟厥

傳岐

臧盾字宣卿東莞莒人高祖燾宋左光祿大夫祖渾之左民尚書父未甄博涉文史有才幹少爲外兄汝南周顥所知宋末起家爲領軍主簿所奉卽齊武帝入齊歷

太尉祭酒尚書主客郎建安廬陵二王府記室前軍功  
曹史通直郎南徐州中正丹陽尹丞高祖平京邑霸府  
建引爲驃騎刑獄參軍天監初除後軍諮議中郎南徐  
州別駕入拜黃門郎遷右軍安成王長史少府卿出爲  
新安太守有能名還爲太子中庶子司農卿太尉長史  
丁所生母憂三年廬于墓側服闋除廷尉卿出爲安成  
王長史江夏太守卒官盾幼從徵士琅邪諸葛璩受五  
經通章句璩學徒常有數十百人盾處其間無所狎比  
璩異之歎曰此生重器王佐人也初爲撫軍行參軍遷  
尚書中兵郎盾美風儀善舉止每趨奏高祖甚悅焉入

兼中書通事舍人除安右錄事參軍舍人如故盾有孝  
性隨父宿直於廷尉母劉氏在宅夜暴亡左手中指忽  
痛不得寢及曉宅信果報凶問其感通如此服制未終  
父又卒盾居喪五年不出廬戶形骸枯槁家人不復識  
鄉人王端以狀聞高祖嘉之敕累遣抑譬服闋除丹陽  
尹丞轉中書郎復兼中書舍人遷尚書左丞爲東中郎  
武陵王長史行府州國事領會稽郡丞還除少府卿領  
步兵校尉遷御史中丞盾性公彊居憲臺甚稱職中大  
通五年二月高祖幸同泰寺開講設四部大會衆數萬  
人南越所獻馴象忽於衆中狂逸乘輦羽衛及會皆駭

散惟盾與散騎郎裴之禮疑然自若高祖甚嘉焉俄有  
詔加散騎常侍未拜又詔曰總一六軍非才勿授御史  
中丞新除散騎常侍盾志懷忠密識用詳慎當官平允  
處務勤恪必能緝斯戎政可兼領軍常侍如故大同二  
年遷中領軍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局事多盾爲人敏贍  
有風力長於撥繁職事甚理天監中吳平侯蕭景居此  
職著聲稱至是盾復繼之五年出爲仁威將軍吳郡太  
守視事未朞以疾陳解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七年  
疾愈復爲領軍將軍九年卒時年六十六卽日有詔舉  
哀贈侍中領軍如故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

布各有差謚曰忠子長博字孟弘桂陽內史次子仲博  
曲阿令盾弟厥

厥字獻卿亦以幹局稱初爲西中郎行參軍尚書主客  
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正貲郎鴻臚卿舍人如故  
遷尚書右丞未拜出爲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連  
逃前二千石雖募討捕而寇盜不止厥下車宣風化凡  
諸凶黨皆襁負而出居民復業商旅流通然爲政嚴酷  
少恩吏民小事必加杖罰百姓謂之臧虎還除驃騎廬  
陵王諮議參軍復兼舍人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司農卿  
舍人如故大同八年卒官時年四十八厥前後居職所

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廷尉所不能決者敕金付厥厥辨  
斷精詳咸得其理厥卒後有撾登聞鼓訴者求付清直  
舍人高祖曰臧厥既亡此事便無可付其見知如此子  
操尚書三公郎

傅岐字景平北地靈州人也高祖弘仁宋太常祖琰齊  
世爲山陰令有治能自縣擢爲益州刺史父翹天監中  
歷山陰建康令亦有能名官至驃騎諮議岐初爲國子  
明經生起家南康王宏常侍遷行參軍兼尚書金部郎  
毋憂去職居喪盡禮服闋後疾廢久之是時改創北郊  
壇初起岐監知繕築事畢除如新令縣民有因鬪相毆

而死者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  
乃移獄於縣岐卽命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卽首服法當  
償死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使過節一日復獄曹掾  
固爭曰古者乃有此於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  
當坐主者勿憂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  
岐後去縣民無老小皆出境拜送啼號之聲聞於數十  
里至都除廷尉正入兼中書通事舍人遷寧遠岳陽王  
記室參軍舍人如故出爲建康令以公事免俄復爲舍  
人累遷安西中記室鎮南諮議參軍兼舍人如故岐美  
容止博涉能占對大同中與魏和親其使歲中再至常

遣岐接對焉太清元年累遷太僕司農卿舍人如故在  
禁省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此年冬豫州刺史貞  
陽侯蕭淵明率衆伐彭城兵敗陷魏二年淵明遣使還  
述魏人欲更通和好敕有司及近臣定議左衛朱异曰  
高澄此意當復欲繼好不爽前和邊境且得靜寇息民  
於事爲便議者金然之岐獨曰高澄旣新得志其勢非  
弱何事須和此必是設間故令真陽遣使令侯景自疑  
當以貞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今若許澄通好正  
是墮其計中且彭城去歲喪師渦陽新復敗退令便就  
和益示國家之弱若如愚意此和宜不可許朱异等固

執高祖遂從异議及遣和使侯景果有此疑累啓請追  
使敕但依違報之至八月遂舉兵反十月入寇京師請  
誅朱异三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二月景於闕前通表  
乞割江右四州安其部下當解圍還鎮敕許之乃於城  
西立盟求遣宣城王出送岐固執宣城嫡嗣之重不宜  
許遣石城公大款送之及與景盟訖城中文武喜躍望  
得解圍岐獨言於衆曰賊舉兵爲逆未遂求和夷情獸  
心必不可信此和終爲賊所詐也衆金怨怪之及景背  
盟莫不歎服尋有詔以岐勤勞封南豐縣侯邑五百戶  
固辭不受宮城失守岐帶疾出圍卒於宅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夫舉事者定於謀故萬舉無遺策  
信哉是言也傳岐識齊氏之僞和可謂善於謀事是時  
若納岐之議太清禍亂固其不作申子曰一言倚天下  
靡此之謂乎

言卷四十二終

梁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七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校刊

韋 粲

江子一 弟子四 子五

張 曠

沈 浚

柳敬禮

韋粲字長舊車騎將軍叡之孫北徐州刺史放之子也  
有父風好學仗氣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初爲雲麾晉安  
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遷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  
容吳郡張率前輩知名與粲同府竝忘年交好及王遷  
鎮雍州隨轉記室兼中兵如故王立爲皇太子粲遷步  
兵校尉入爲東宮領直丁父憂去職尋起爲招遠將軍  
復爲領直服闋襲爵永昌縣侯除安西湘東王諮議累  
遷太子僕左衛率領直竝如故粲以舊恩任寄綢密雖  
居職屢徙常留宿衛頗擅權誕倨不爲時輩所平右衛  
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

中大同十一年遷通直散騎常侍未拜出爲持節督衡  
州諸軍事安遠將軍衡州刺史皇太子出餞新亭執粲  
手曰與卿不爲久別太清元年粲至州無幾便表解職  
二年徵爲散騎常侍粲還王廬陵聞侯景作逆便簡閱  
部下得精卒五千馬百匹督道赴援至豫章奉命報云  
賊已出橫江粲卽就內史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期  
如此當有別敕豈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  
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  
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  
酒卽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



要粲粲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蕃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實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直且張聲勢移鎮湓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人隨粲粲悉留家累於江州以輕舸就路至南洲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卽送糧仗贍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先是安北將軍鄱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與其長子嗣帥江西之衆赴京師屯於張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時之高遣船渡仲禮與合軍進屯王遊苑粲建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

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乃云柳節下是州將何須我復鞭板累日不決粲乃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政以义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齒年德已隆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粲請爲諸君解釋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前諸將之議豫州意所未同卽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曰吾荷國恩榮

自應帥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効命企望柳使君共平  
凶逆謂衆議已從無俟老夫耳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  
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  
寺相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粲營部分衆軍旦日  
將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青塘當石頭中路粲  
慮柵壘未立賊必爭之頗以爲憚謂仲禮曰下宮才非  
禦侮直欲以身殉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虧喪仲  
禮曰青塘立柵迫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乘盡就泊之此  
是大事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乃使直閣  
將軍劉叔胤師助粲帥所部水陸俱進時值昏霧軍人

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壘柵至曉未合景登禪靈  
寺門閣望粲營未立便率銳卒來攻軍副王長茂勸據  
柵待之粲不從令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水軍  
截其後叔胤畏懦不敢進逸遂敗賊乘勝入營左右牽  
粲避賊粲不動猶叱子弟力戰兵死畧盡遂見害時年  
五十四粲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  
者數百人賊傳粲首闕下以示城內太宗聞之流涕曰  
社稷所寄惟在韋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陣詔贈護軍將  
軍世祖平侯景追諡曰忠貞并追贈助警構及尼皆中  
書郎昂員外散騎常侍粲長子臧字君理歷官尚書三

公郎太子洗馬東宮領直侯景至帥兵屯西華門城陷  
奔江州收舊部曲據豫章爲其部下所害

江子一字元貞濟陽考城人晉散騎常侍統之七世孫  
也父法成天監中奉朝請子一少好學有志操以家貧  
闕養因蔬食終身起家王國侍郎朝請啓求觀書秘閣  
高祖許之有敕直華林省其姑夫右衛將軍朱異權要  
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輻湊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  
稍遷尚書儀曹郎出爲遂昌曲阿令皆著美績除通直  
散騎侍郎出爲戎昭將軍南津校尉弟子四歷尚書金  
部郎大同初遷右丞兄弟性竝剛烈子四自右丞上封

事極言得失高祖甚善之詔尚書詳擇施行焉左民郎  
沈炯少府丞顧璵嘗奏事不允高祖厲色呵責之子四  
乃趨前代炯等對言甚激切高祖怒呼縛之子四據地  
不受高祖怒亦止乃釋之猶坐免職及侯景反攻陷歷  
陽自橫江將渡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  
副董桃生家在江北因與其黨散走子一乃退還南洲  
復收餘衆步道赴京師賊亦尋至子一啓太宗云賊圍  
未合猶可出盪若營柵一固無所用武請與其弟子四  
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挑賊許之子一乃身先  
士卒抽戈獨進羣賊夾攻之從者莫敢繼子四子五見

事急相引赴賊竝見害詔曰故戎昭將軍通直散騎侍郎南津校尉江子一前尚書右丞江子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禍故有聞良以矜惻死事加等抑惟舊章可贈子一給事黃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景平世祖又追贈子一侍中諡義子子四黃門侍郎諡毅子子五中書侍郎諡烈子子一續黃圖及班固九品弁辭賦文筆數十篇行於世

張暉字四山鎮北將軍穆之子也少方雅有志操能清言父臨青州爲土民所害暉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州舉秀才起家秘書郎累遷太子舍人洗馬

司徒左西掾中書郎出爲永陽內史還除中軍宣城王司馬散騎常侍又出爲鎮南湘東王長史尋陽太守中大同元年徵爲太府卿俄遷吳興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京城暉遣弟伊率郡兵數千人赴援三年宮城陷御史中丞沈浚違難東歸暉往見而謂曰賊臣憑陵社稷危耻正是人臣効命之秋今欲收集兵力保據貴鄉若天道無靈忠節不展雖復及死誠亦無恨浚曰鄙郡雖小仗義拒逆誰敢不從固勸暉舉義於是收集士卒繕築城壘時邵陵王東奔至錢唐聞之遣板授暉征東將軍加秩中二千石暉曰朝廷危迫天子蒙塵今日何情

復受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  
唼曰若早降附當還以郡相處復加爵賞唼命斬其使  
仍遣軍主王雄等帥兵於鱧瀆途擊之破神茂神茂退  
走侯景聞神茂敗乃遣其中軍侯子鑿帥精兵二萬人  
助神茂以擊唼唼遣軍主范智朗出郡西拒戰爲神茂  
所敗退歸賊騎乘勝焚柵柵內衆軍皆土崩唼乃釋戎  
服坐於聽事賊臨之以刃終不爲屈乃執唼以送景景  
刑之於都市子弟同遇害者十餘人時年六十二賊平  
世祖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貞子  
沈浚字叔源吳興武康人祖憲齊散騎常侍齊史有傳

浚少博學有才幹歷山陰吳建康令竝有能名入爲中  
書郎尚書左丞侯景逼京城遷御史中丞是時外援竝  
至侯景表請求和詔許之旣盟景知城內疾疫復懷姦  
計遲疑不去數日皇太子令浚詣景所景曰卽已向熱  
非復行時十萬之軍何由可去還欲立効朝廷君可見  
爲申聞浚曰將軍此論意在得城城內兵糧尚支百日  
將軍儲積內盡國家援軍外集十萬之衆將何所資而  
反設此言欲脅朝廷邪景橫刃於膝瞋目叱之浚正色  
責景曰明公親是人臣舉兵向闕聖主申恩赦過已共  
結盟口血未乾而有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之使

死生有命豈畏逾臣之刀乎不顧而出景曰是真司直也然密銜之及破張嶷乃求浚以害之

柳敬禮開府儀同三司慶遠之孫父津太子詹事敬禮與兄仲禮皆少以勇烈知名起家著作佐郎稍遷扶風太守侯景渡江敬禮率馬步三千赴援至都據青溪埭與景頻戰恒先登陷陳甚著威名臺城沒敬禮與仲禮俱見於景景遣仲禮經畧上流留敬禮爲質以爲護軍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密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拔佩刀便可斫殺敬禮死亦無所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敬禮目仲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訶

遂不果會景征晉熙敬禮與南康王會理共謀襲其城剋期將發建安侯蕭賁知而告之遂遇害

史臣曰若夫義重於生前典垂誥斯蓋先哲之所貴也故孟子稱生者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事必不可兼得寧捨生而取義至如張嶷二三子之徒捐軀徇節赴死如歸英風勁氣籠罩今古君子知梁代之有忠臣焉

梁書卷四十三終

梁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八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梁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八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校刊

太宗十一工

世祖二子

太宗王皇后小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陳淑容生潯

陽王大心左大人生南海王大臨安陸王大春謝夫人

生瀏陽公大雅張夫人生新興王大莊包昭華生西陽

王大鈞范夫人生武寧王大威褚脩華生建平王大球  
陳夫人生義安王大昕朱夫人生綏建王大摯自餘諸  
子本書不載

潯陽王大心字仁恕幼而聰朗善屬文中大通四年以  
皇孫封當陽公邑一千五百戶大同元年出爲使持節  
都督郢南北司定新五州諸軍事輕車將軍郢州刺史  
時年十三太宗以其幼恐未達民情戒之曰事無大小  
悉委行事纖毫不須措懷大心雖不親州務發言每合  
於理衆皆驚服七年徵爲侍中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  
年出爲雲麾將軍江州刺史二年侯景寇京邑大心招

集士卒遠近歸之衆至數萬與上流諸軍赴援宮闕三  
年城陷上甲侯蕭韶南奔宣密詔加散騎常侍進號平  
南將軍大寶元年封潯陽王邑二千戶初歷陽太守莊  
鐵以城降侯景旣而又奉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厚  
爲其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仍以爲豫章內史侯景數  
遣軍西上寇抄大心輒令鐵擊破之賊不能進時鄱陽  
王範率衆棄合肥屯于柵口待援兵總集欲俱進大心  
聞之遣要範西上以湓城處之廩饋甚厚與戮力共除  
禍難會莊鐵據豫章反大心令中兵參軍韋約等將軍  
擊之鐵敗績又乞降鄱陽世子嗣先與鐵遊處因稱其



人才畧從橫且舊將也欲舉大事當資其力若降江州  
必不全其首領嗣請援之範從之乃遣將侯瑱率精甲  
五千往救鐵夜龍詔破韋約等營大心聞之大懼於是二  
藩豐起人心離貳景將任約畧地至于湓城大心遣司  
馬韋質拒戰敗績時帳下猶有勇士千餘人咸說曰旣  
無糧儲難以守固若輕騎往建州以圖後舉策之上者  
也大心未決其毋陳淑容曰卽日聖御年尊儲宮萬福  
汝久奉違顏色不念一拜謁闕庭且吾已老而欲遠涉險  
路糧儲不給豈謂孝子吾終不行因撫胷慟哭大心乃  
止遂與約和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九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大同二年封寧國縣公邑一千五  
百戶少而敏慧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泣毀瘠以孝聞  
後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  
郎十一年爲長兼侍中出爲輕車將軍琅邪彭城二郡  
太守侯景亂爲使持節宣惠將軍屯新亭俄又徵還屯  
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時議者皆勸收外財物擬供賞  
賜大臨獨曰物乃賞士而牛可犒軍命取牛得千餘頭  
城內賴以饗士大寶元年封南海郡王邑二千戶出爲  
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揚州刺史  
又除安東將軍吳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於會稽吳人陸

令公穎川庾孟卿等勸大臨走投彪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資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焉不可往也二年秋遇害于郡時年二十五

南郡王大連字仁靖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城縣公邑一千五百戶七年與南海王俱入國學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十年高祖幸朱方大連與兄大臨竝從高祖問曰汝等習騎不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敕各給馬試之大連兄弟據鞍往還各得馳驟之節高祖大悅卽賜所乘馬及爲啓謝詞又甚美高祖佗日謂太宗曰昨見大

臨大連風韻可愛足以慰吾年老遷給事黃門侍郎轉侍中尋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年出爲使持節輕車將軍東揚州刺史侯景入寇京師大連率衆四萬來赴及臺城沒援軍散復還揚州三年會稽山賊田領羣聚黨數萬來攻大連命中兵參軍張彪擊斬之大寶元年封爲南郡王邑二千戶景仍遣其將趙伯超劉神茂來討大連設備以待之會將留異以城應賊大連棄城走至信安爲賊所獲侯景以爲輕車將軍行揚州事遷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大連旣迫寇手恒思逃竄乃與賊約曰軍民之事吾不預焉候我存亡但聽鍾響欲簡與相見

因得亡逸賊亦信之事未果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五  
安陸王大春字仁經少博涉書記天性孝謹體貌瓌偉  
腰帶十圍大同六年封西豐縣公邑一千五百戶拜中  
書侍郎後爲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侯景內寇大春  
奔京口隨邵陵王入援戰于鍾山爲賊所獲京城旣陷  
大寶元年封安陸郡王邑二千戶出爲使持節雲麾將  
軍東揚州刺史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二  
瀏陽公大雅字仁風大同九年封瀏陽縣公邑一千五  
百戶少聰警美姿儀特爲高祖所愛太清三年京城陷  
賊已乘城大雅猶命左右格戰賊至漸衆乃自縊而下

因發憤感疾薨時年十七

新興王大莊字仁禮大同九年封高唐縣公邑一千五  
百戶大寶元年封新興郡王邑二千戶嘗爲使持節都  
督南徐州諸軍事宣毅將軍南徐州刺史二年秋遇害  
時年十八

西陽王大鈞字仁輔性厚重不妄戲弄年七歲高祖嘗  
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命諷誦音韻清雅高祖因賜王  
羲之書一卷大寶元年封西陽郡王邑二千戶出爲宣  
惠將軍丹陽尹二年監揚州將軍如故至秋遇害時年  
十三

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美風儀眉目如畫大寶元年封武  
寧郡王邑二千戶二年出爲信威將軍丹陽尹其年秋  
遇害時年十三

建平王大球字仁珽大寶元年封建平郡王邑二千戶  
性明惠夙成初侯景圍京城高祖素歸心釋教每發誓  
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悉衍身代當時大球年甫  
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  
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一  
年出爲輕車將軍兼石頭戍軍事其年秋遇害時年十

一  
義安王大昕字仁朗年四歲母陳夫人卒便哀慕毀頓  
有若成人及高祖崩大昕奉慰太宗嗚咽不能自勝左  
右見之莫不掩泣大寶元年封義安郡王邑二千戶二  
年出爲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未之鎮遇害時  
年十一

綏建王大摯字仁瑛幼雄壯有膽氣及京城陷乃歎曰  
大丈夫會當滅虜屬妳媪驚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將及  
大摯笑曰禍至非由此言大寶元年封綏建郡王邑二  
千戶二年爲寧遠將軍遇害時年十歲

世祖諸男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夫人生貞惠世子

方諸其愍懷太子方矩本書不載所生別有傳夏賢妃  
生敬皇帝自餘諸子並本書無傳

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母曰徐妃少聰敏  
有俊才善騎射尤長巧思性愛林泉特好散逸嘗著論  
曰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  
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蓬蒿死葬溝壑瓦棺石槨何以異  
茲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當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  
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  
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存掌握舉手懼觸搖足恐墮若  
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初徐妃以

嫉妬失寵方等意不自安世祖聞之又惡方等方等益  
懼故述論以申其志焉會高祖欲見諸王長子世祖遣  
方等入侍方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至繇水值侯景  
亂世祖召之方等啓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  
生世祖省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援京都  
賊每來攻方等必身當矢石宮城陷方等歸荊州收集  
士馬甚得衆和世祖始歎其能方等又勸脩築城柵以  
備不虞旣成樓雉相望周廻七十餘里世祖觀之甚悅  
入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荅垂  
泣而退世祖忿之因疏其穢行榜于大閣方等入見益

以自危時河東王爲湘州刺史不受督府之令方等乃  
乞征之世祖許焉拜爲都督令帥精卒二萬南討方等  
臨行謂所親曰吾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  
愛生及至麻溪河東王率軍逆戰方等擊之軍敗遂溺  
死時年二十二世祖聞之不以爲憾後追思其才贈侍  
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諡曰忠壯世子弁爲招魂以哀  
之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靜任  
子行於世

貞惠世子方諸字智相世祖第二子母王夫人幼聰警  
博學明老易善談玄風采清越辭辯鋒生特爲世祖所

愛母王氏又有寵及方等敗沒世祖謂之曰不有所廢  
其何以興因拜爲中撫軍以自副又出爲郢州刺史鎮  
江夏以鮑泉爲行事防遏下流時世祖遣徐文盛督衆  
軍與侯景將任約相持未決方諸恃文盛在近不恤軍  
政日與鮑泉蒲酒爲樂侯景知之乃遣其將宋子仙率  
輕騎數百從間道襲之屬風雨晦冥子仙至百姓奔告  
方諸與鮑泉猶不信曰徐文盛大軍在下虜安得來始  
命閉門賊騎已入城遂陷子仙執方諸以歸王僧辯軍  
至蔡洲景遂害之世祖追贈侍中大將軍諡曰貞惠世  
子



